金華黃先生文集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墓誌銘

嘉議大夫武昌路總管府仕張公墓誌銘

故嘉議大夫武昌路總管致仕晉寧張公以重紀至元之元年三月九日終于里第壽七十有八某年某月某日葬臨汾縣七里之原公之子九成以公嗣子九思所次行狀來言于溍曰九成之先累世咸有仕祿而局于時與位弗克大顯逮我先君遭逢盛際乃以材自致踐歷中外餘五十年然不自表襮謀持文法叅贊謀議未嘗出以語人布宣德化惠綏黎元有陰被其賜而不知者事之可見僅僅一二而休稱美譽形于薦剡甚具定石未有刻文無以昭示來葉幸為我序而銘之按狀所述公諱德

榮字顯卿姓張氏世為晉寧人祖諱林仕金李積戰多至萬户
戍葛壁寨引兵援蔡州軍敗見執伏節而死父諱義入
皇朝任汀州路武平縣尹公既貴累贈其祖亞中大夫同知河
東山西道宣慰使司事輕車都尉並追封清河郡侯祖妣楊氏
以贈妣李氏以封俱為清河郡夫人公少嗜書能通其大義尤
習于
國家故事慨然有志以功業自期年踰弱冠入福建
平海等處行中書省為令史由福建遷湖廣從其省官征兩江
叛蠻有功授承事郎本省檢校官事有未當必鈎摭而釐正之
丁外艱用御史中丞魏公初薦起復尋陞承務郎左右司都事
紀綱列曹事無不舉轉承直郎出為寧國路宣城縣尹大江以
南宣城素號繁劇户籍田賦視他邑皆數倍人多憚其不易為
公盡心按職鋤剔其蠹姦而拊摩其凋瘵民有殺其兄子而託

言死于盐者官為索盐數月不得公始至閱其牘曰此必叔殺之而妻與其謀訊之果伏乃叔報其妻且利其財而殺之也人以為神明歲適大侵道殣相望違數百里公振廉勸分境内獨無害父老相傳為口實部使者舉公五事備又舉公治行為諸邑最臺府亦文章論薦之擢朝列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彌綸庶務多所裨益終南山僧作亂伏誅愚民多以以詿誤當坐公驗其辭而探得其情免死者若干人名入除中憲大夫僉殊祥院事將嚮用矣　上方勵精圖治思得良二千石俾牧遠人乃擬公以行拜亞中大夫信州路總管公因其俗而理之政尚廉平而遇事無所回撓有勢家子調爲邑令交相要為奸利莫敢執何公一繩之法令以罪去吏民服悦聲望翕然部使者言公材任清安不宜久淹外服未報而公遽援禮

引年遂有武昌之命公既納祿而歸縱情物外夷猶自適凡若千年而逝娶閔氏前卒繼侯氏亦以贈若封俱為清河郡夫人子男五人長九陽早卒次九思用公恩補官今為承務郎袁州路同知萍鄉州事次九達次即九成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書吏次九皐女三人長次皆適刁氏幼適某孫男若干人孫女若干人公位三品宜賜碑于奉常立傳于太史其可托以不朽者不專繫乎銘然非是無以表封樹志陵谷孝子仁人之用心不亦遠乎銘曰

繄公之先奮于代功嗣世而興載疇民庸欣挹末光寧不有俟公克承之以有顯仕乃遷其勞乃陞都司乃踐朝著出秉郡麾薦書交馳滂洋華聞鴻漸于逵盤桓不進愊然遠引邈乎高風既壽而康遂以考終公之所履恩成業備泰山素芒存于軼序

綿綿厥紹則識而昌惟德之符久而彌彰矢辞鑚石昭揭墓道

後公千年不尚有考

奉議大夫餘姚州知州致仕范公墓誌銘

公諱文忠字煥章姓范氏七世而上皆家于姑蘇宋之中葉避地東徙故今為慶元之定海人曾祖公挺迪功郎監清泉鹽場祖仲宏太學生父泰之入　皇朝以公貴贈承務郎嘉興路同知崇德州事母俞氏黄氏並贈恭人公黄氏出也幼失所怙兄弟十二人又俱早夭與妹相依以生母氏撫有備至稍長入則就學出則膺門戶事天性純篤事母能盡子道妹先于公五年而逝躬治其喪靡所弗周從父禹錫隱居授徒公嘗受業焉其殁也三子相繼而亡為卜葬地以塟教其遺孤至于成人而授之以室造其遺女五人皆歸于名門有扶闔帥之勢謀陞三

湖為田瘠人以肥己者衆莫敢言公獨奮然以陳于省臺而湖得不廢人蒙其利大德十一年民飢為盜海瀕遐遠為害尤甚公手縛其渠魁十有四歸于有司餘黨竄伏閭里怗然功狀已上而未報俄有母憂服除中書乃以貴典

奏用公為慈溪縣鳴鶴巡檢至大四年也公始至即捐私錢購民地立官署申明法令而去其頑嚚無賴之徒冒鹽禁以陷良民者為之屏息有盜殺一僧而取其衣盂之貲以去山谿幽阻盜無迹可尋公設計捕得之人以為神陞主徽之歙縣簿同僚及郡邑長官多以贓敗公獨無所顧以材取知憲府有疑事輒諉焉遷主吉安之廬陵縣簿廬陵習俗譁健喜爭素號難治縣民蕭甲兵其子殺人以誣怨家劉乙公親涖撿視而窮定其獄遂寘殺人者于法而籍其家受誣者以免豪右無不讋服先是被郡檄市紅藍

于江陵者率高其估而利其畸贏公承命而往痛絶前弊平給
其直之外得羡錢猶六萬餘緡悉還于官以廉能見稱于時調
平江之吳江州判官郡守患賦役之不均專屬以推收事公謂
是不可欲速必同輸粮之日吏胥咸在而拘撿之乃謂得其實
後訖如其言而賦役以平嘉定知州管淦祖諂中書訴郡守踏
災田多虛冒指公爲黨省臺被 上旨鞫問公先衆人力爲
辯白得直而淦祖竟以誣罔坐禁錮桐里巡檢擁竊盜十有人
并贓伏送州公察其冤而釋之後果得真盜人乃服其明見婁
源靈順神祠遇瞿曇氏降生之日四方之人往往而香致誠富
商大賈因人所聚以爲市行省檄公推其征税時
朝廷方重逆賣之禁以貨至者殊少公旣一無所私沮入反加
于前楫延平之沙縣尹下車未幾造義倉以備凶荒築社壇以

謹祈報崇儒學以典禮讓孫章羅先生之裔孫受廛邑下建書院以奉祀事公欣然如其請而助成之士莫不知勸公在官四載以年登七袠禮當納祿投牒竟去有識之士共歎其賢至家前一歲忽感微疾戒諸子曰吾仕而未顯幸不墜先人之遺訓汝輩亦宜深體吾意吾所以名吾亭曰存耕者可不念哉既而却藥謝醫奄然瞑目而化至正五年八月十一日也享年七十有一階止承務郎六年夏有制授奉議大夫紹興路餘姚州知州致仕而公不及拜矣娶翁氏封恭人次沈氏高氏子男九人長一民江淛等處行中書省檢校書吏次惟善元善遵善止善擇善復善師善處善俱未仕女三人適沈德紀桑存善揭伯生孫男四人女四人一民等既遵治命以某年某月某日奉柩葬于某桃花谷先塋之側且以公妹壻沈與道之狀來謁請銘按狀

所述公之治行多令人所難能雖所試者小未足盡展其施然進退之際始卒無疵備福考終可以無憾是宜得銘乃序而銘之銘曰

范望于吳自文正公支于海邦仕弗顯融積久必發逮于公躬取彼凶渠克有雋功乃著官簿乃嗜民膚禮進義退邈焉高風有隕自天命秩則隆不居其有尚餙乎終蕃衍子孫餘慶所鍾式敬爾承保茲丘封

江浙官醫提舉張公墓誌銘

故成全郎江浙等處官醫提舉張公諱去非婺之東陽人世祖亮與宋政和中舉八行賜號沖素處士曰志行者實兄弟行役葬縣南乘驄鄉木掘嶺蒔塘西原子孫因家于浙浦父諱淵以脩德尚義為鄉善士毋顧氏有子五人公其季也少警敏有大

志既冀而隱于醫其爲術深起經詣精驗如神然不專于爲人
已疾尤喜太素脉言人吉凶貴賤壽夭率皆奇中公自號寳堂人
罕用爲其所稱而直以藝配其姓稱之曰張太素云至元二十
十有六年大盜竊發于鄞郡跳踉縣境尚書左丞史公弼宣慰
浙東督諸軍討捕之一夕氣塡膺逆上結塞脉澁寢食俱廢公
投以七劑立愈因留置幕下及移屯永康縉雲皆預在行將卒
道病與藥餌効事平計功行賞當得官公謝非其本志不就乃
署公本郡官醫提領史公入　朝或詢以江南名醫必首及
公且貽書招致之大德五年公至京師而史公由僉樞拜平章
政事行省江西後二年召還樞庭見公歡喜　陛對薦亟公于
上李叔丞相時領太醫奏用公爲尚醫奉御食五品祿明年扈
從上京阿忽都楚王疾劇有　旨命公往視之王既平復入

謝　上嘉獎焉又明年王被命迎朔漠迎次和寧王孫明安帖木兒有奇疾衆醫莫知所爲遣府傑孫司馬者詣闕請敕公以來公以體氣漸衰不任遠役懇辭　上再三勉諭出尚方襲衣重裘安車善馬賁之以行仍勅有司厚賜其家公至施之鍼焫投之湯液閱月而疾良已王爲之封羊刑馬大會宗戚餞公南還且遺以交鈔五千緡句金百兩内謁者張哥司徒復言于　上及　東朝加賜交鈔五千緡文綺四端以旌之由是稱聲動朝野太醫判上其名于中書以聞擢江西等處官醫提舉階成全郎某年也公過家上冢即祗官下居三歲職事修舉省臺交譽之以秩滿去官僚屬皆泣拜而別公性温厚家食之日待鄉鄰有恩意以疾來告者赴其急無難色方將優游于一丘一壑以怡神引年而江浙之命下矣到官數月

餓拂衣而歸遂以天曆元年三月二十有四日卒于家享年八十有三重紀至元某年某月某日葬荆浦之北原其元配何氏繼室馬氏皆前卒至是合祔焉子男二人長安道何氏出終于杭州路醫學教授次至道馬氏出前昌國州醫學教授俱能紹父業以醫名女一人適儒某孫男六人女二人曾孫男五人女二人公之葬已久而墓上之石未刻于是至道以狀來取文為銘且曰先人在京師時志道與先兄留治家事凡先人所游從與治療之曲折言人禍福之徵應皆莫能知其詳所可知者僅若是而止先兄因赴銓謁參知政事張公某公言昔若尚少求而父切脉即知吾後當居政路不自意忝竊至此而父可謂精于其術者也今豈可復得哉由公之言而推其所不及知闕軼固多矣獨先人自序太素脉訣出于蜀之青城山王卜仙翁而

歙人張子元子發嘗校其書傳至揚上善而子得之始奏請以行于世其端緒之相承可槪見也昔劉歆序七畧醫經之言人血脉經絡陰陽表裏者黄帝扁鵲白氏内外經及旁篇七家而已蓋太素之書猶秘而未出故無得而述焉庸備著公所序于銘文之首庶史官傳方伎者有考云爾銘曰

太素之學古有別傳卓哉張公窮幽極玄爰取諸身以知來物活人之功抑其仁術

帝謂斯人醫師之良畀以 制書歸榮故鄉幡然勇退遂考終命前知孔昭順受其正公則遠矣公書具存潜發明徵在爾子孫謁文訂實推述原委薦諸石章用裨信史

江浙官醫提舉葛公墓誌銘

公諱應雷字震父世為平江人其先仕宋季而未顯宣義郎思

恭于公為大父進義校尉從孫于公為父公少從季父某受周禮為舉子業　國朝取宋場屋事廢公無仕進意若將終身焉初進義府君業儒而于九流百家靡所不通尤工于醫公既不得以文學自見退而取家庭所閣靈樞素問諸書之說研窮精覈見世之言醫者執方拘論而莫究其源委多與古法背馳于是推五運六氣之標本察陰陽升降之左右以定五藏六府之虛實以合經絡血氣之流注而知疾病之候死生之期其處方劑施砭焫率與他醫異此以名動一時浙西提刑按察司判官李公某中州名醫也嘗自診視其父疾復以詢決于公聞公言父子相顧駭愕曰南方何以有此耶則盡出所藏劉守真張潔古之書與公討論所見無不脗合江南言劉張之學自茲始公所著書大旨以為醫當視時盛衰劉守真張子和輩值金人

強盛民悍氣剛故多用宣洩之法及其衰也兵革之餘饑饉相
仍民勞志困故張潔古李明之輩多加補益之功至若宋之季
年醫者大抵務守元氣而不識攻伐之機能養病而不能治病
失在不知通其變也書凡二十卷名之曰醫學會同摘古語偏
其弊曰恒義用術貴于變通而立志則不可無恒也四方士大
夫聞公名奉幣馬迎致之無虛日延譽益廣大德十年用薦者
補平江路醫學教授治廟守闢土田教育其弟子員後多為良
醫尋用省臺交舉擢江浙等官醫副提舉遂為其提舉階自醫
僉郎陞成全郎時延祐五年也公前後在官十年其學大行于
東南至治二年丁母憂而歸居喪過于哀毀如不欲生竟以三
年春正月十八日卒于家享年六十娶盧氏宋某官錢之孫女
子男二人長震孫先五年卒次乾孫女一人適胡執矩亦已卒

孫男四人公資票和粹識量明達外嚴而內寬事親孝而友愛其弟鄉鄰有急拯救之如恐不及人以長者稱焉乾孫既以泰定元年春三月二十八日奉柩窆于吳縣志德鄉望野墩先墓之次後十有三年始以故宋進士顏先生堯煥所爲公行狀屬予爲之銘予觀前史傳扁鵲倉公華佗皆歷言其已試之效先生狀公行皆畧弗著惟論次其所以爲術之本可謂善序事者也是用悉取而修隱之雖寓迹方技而未嘗廢詩禮之傳遭時承平復以經術網羅天下之士獨周禮爲無所用乃俾乾孫學爲詩以應有司之求乾孫篤于學而敏于文庶幾能成公之初志者銘曰

猗葛公抱一經訖不試以術鳴

帝有命公是膺樂其職不近名尚有子業儒英際

聖時伏必興馳茂思耀泉扃發其兆在茲銘

朝列大夫杭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范君墓誌銘

府君諱景文字煥卿姓范氏其先京兆藍田人高祖諱昴霄金大安中進士歷官同知靜難軍節度使兼邠州觀察使終于正議大夫吏部郎中入　國朝挺居真定以儒占籍曾祖諱元泰從仕郎解州判官妣張氏封宜人祖諱天祐汀州路總管府經歷贈奉議大夫真定路趙州知州驍騎尉追封元氏縣子妣李氏封元氏縣君考諱忠朝請大夫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妣白氏樞密院判官某之孫女封高平郡太君府君生長官家多所見聞而有志于學人知為遠大之器至大戊申集賢以茂材異等薦于中書署真定路儒學正未赴皇慶壬子辟廉訪司掌書司官分按嘉興建德鎮靜不苛而風采凜然府君之

裨益居多延祐乙卯入江南行御史臺爲察院書吏臺官有貴倨不法者衆皆側目而莫敢言府君獨奮不顧白于御史大夫明數其罪劾而去之同列咸敬憚焉從御史分廵湖廣黜憲長之徇私敗政者一人郡縣長吏之貪虐者悉望風解印綬去所至宣布教條更新奬政御史賴其贊助交章舉之已未行宣政院辟充令史錢塘兩大刹因爭地致訟有司莫能直事聞于朝遣宣政院狗兒叅議公涖治馬府君爲之具其始末而辨其是非事遂次用叅議公薦入爲宣政院掾史至治壬戌歲授將仕郎杭州路臨安縣主簿行中書省奉

詔擇廉幹官分督未絶事府君首膺是選至江東定期限之遠近而責其稽違量事情之輕重而求其平允民無不畏服既還復俾監辨杭城税課甫三閱月補其元虧二十餘萬緡增羨十有餘萬緡丞相脫歡

剌罕公嘉其能泰定甲子辟充本省掾史尋陞提控天曆己巳遷從仕郎松江府知事奉省檄監收秋糧且俾監裝海運積出餘糧若干石用叅知政事胡公薦擢承事郎江西行中書省理問所知事未上本省辟充掾史尋陞提控御史刷磨諸曹案牘無可指摘知出于府君與閫院御史交章舉之至元戊寅除承直郎平江路總管府推官平江劇郡多大家豪猾難治麗州豪民有誣平人為盜厚賂官吏而抵其罪者事覺為物色得其真盜而昭雪焉府君治尚嚴明而本于仁恕平心易氣察辭燭理凡所鞫問悉得其情由是獄無冤滯允謂稱職至正壬午遷承德郎湖州路總管府推官引疾祈閑遂以朝列大夫杭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癸未十月二十四日竟以疾卒于平江寓舍享年五十有九真定先塋遠在數千里外自曾祖以下俱葬于平

江路長洲縣武丘鄉白蓮橋之北原諸孫以是年十二月廿八
日奉府君柩祔葬焉君持身廉介不妄取予而撫宗族卹助
其婚嫁一無所靳有詩文若干卷曰履部集當代名公序其篇
首咸稱許焉娶李氏封某郡君子男二人長公琇從仕郎衢州
錄事次公珍慶元總管府吏女五人長適書州曹榮祖次適懷
慶錄事宣德劉大用次適鹿邑縣尉衛祥田秉仁次早卒次適
東廉訪司書吏廣平牛師說孫男七人女三人府君塟已久公
琇以銘來屬謹撫狀所述序而銘之銘曰
天之降材必于名門用而不匱如水有源府君之先世有仕祿
建茲五葉是似是續直道而行蹇蹇匪躬剛而不折緯有父風
邅迴外服隨牒平進名曹劇職恢恢游刃小識之效泰山豪芒
未老而傳奄其淪亡家聲不墜由子克肖咨爾來昆是則是倣

奉議大夫同知諸路金玉人匠總管府事陳公墓誌銘

故奉議大夫同知諸路金玉人匠總管府事陳公既卒且葬三十有六年而冢上之石未有刻辭公之孫亨貞嘗從予游及予承乏居國學又適在弟子列而亨取上京鄉薦第一予所與聞也繇斷文之雅故將其父命以隱君嚴威之狀來謁銘按狀諱進字仲與其先燕人祖曰德父曰榮祖當金之季始去燕居雲中晦迹弗耀而榮稍出其藝以自見被遇

憲宗于和林錫金符長其同列六十人以備宿衛

世祖建國開平驛致其家屬氏占籍焉公生而穎異氣貌甚偉孝友出于天性與人交以信有士君子之風至元二十五年

世祖選用世勞以爲金銀器盒提舉久次當改路調而儕輩中無以易公大德三年官將仕郎八年官承事郎凡再陟其階俾

居舊職十一年乃遷奉訓大夫諸路金玉人匠總管府副總管尋以至大四年陞奉議大夫同知府事公服勤三紀毋別搆以進與不耦旨賞賚優渥不可勝計仍賜為咢堂構衛其家貲異思也至于裁制奇巧崇尚雙素又未嘗不寓執藝以諫之意識者賢之皇慶元年正月十九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一世祖之定都于燕也公慨然曰燕故吾土也又魂魄能無思乎吾鄉葬時矣乃卜居今京城積慶里而奉祖父暨母吳氏之柩塟城西十里樊村祭同之原公卒遂塟其塋次夫人陶氏宣德人有賢行善理其家後公二十三年卒元統二年三月二十日也其年四月四日合塟焉子男一人賢佐

仁宗遵識時良先業將授不肯即陽山歸理擬學令以累遷爲行諸路金玉人匠總管積階嘉議大夫孫男二人亨以鄉貢拒

第為將仕郎太常禮儀院太祝貞以甲子釋褐為從仕郎章佩監知事甯國子學生曾孫男二人女二人蓋金之將亡中原雲擾衣冠世族强者戮弱者俘為自全之計者或乘時崛起争相長雄而使人莫能犯或自混于雜流而取容一時然恃其力而以暴陵人有仁心者所不忍為惟百工之事有以利用而無害于義故君子寧屈為之公後雖藉是有仕序而恒若以為歉嘗語人曰吾家再世遭時艱虞而隱于一藝豈往而不返者耶今天下一家死生相保而吾祖父乃不及見承平之盛貴志以殁子孫識知之必有能自拔以昌吾門者矣于是陶夫人亦力贊公以教子為務嘉議公之官于金玉行府也留錢唐久之故所知丞相出臨江浙畧勢分而與居與游視疇昔無以異從容宴語未嘗輒及其私慎重如此得于家庭者可知矣亨與貞又皆

生致琦叢等萩豐邑之餘澤而以儒起家公至是復何憾哉序

而銘之庶以慰公于地下云爾銘曰

九官濟濟時若予工帝曰咨垂實光輕龍降及中古為氏者四

人思捍術貴德官藝惟公父子罷適弗適出此入彼與時汙隆

曰予之先家有詩禮夫豈世官倉庚為氏亦既有時有子有孫

述用一經守為頹門兆域函虛尾箕之野列星之英後有興者

奉訓大夫武昌路諸色人匠提舉漆君墓誌銘

君姓漆氏諱榮祖字仲華古有漆氏而孔子弟子漆雕開之後

亦或為漆君蓋其裔也曾大父世昌居江之瑞昌大父文興從

興國之永興又徙太平之當塗而占籍黃池父永成宋將仕郎

君仕 皇朝歷黃池建康杭州三織染局副使稍遷武昌路

造作副提舉遂為武昌路諸色人匠提舉初階進義副尉用先

賢子孫玫。將葢郎累陛奉訓大夫年踰七袠輒致仕而去君少敏于學敦行孝悌將仕君歿負土成墳松柏皆自手植與兄弟分財均平及弟前卒經紀其家事無遺力若未始異居者尤喜周人之急歲飢則為發粟病則與藥死則與棺里有叢冢積久暴露為聚而化之如浮屠法鄉鄰多賴居官所至克修其職業執藝事者咸精其能其在建康以貢輸詣京師者再皆蒙恩錫賚甚厚人以為榮惜其所處非要地品秩已優而績用未顯也冀時將仕君遊青山之保和菴以為故謝公玄暉舊宅不宜使久廢不治買田二十畝畀其徒至君又益以田四十有五畝而祠將仕君于廡下里人羅君記之將仕君封樹在新埂去家僅一里所君謀于兄弟割田若干畝以給歲時汛掃之須晉進士汪君記之瑞蓮生墓前方池中前進士夏君記之典國先

瀕隣于雙泉寺君捐錢千二百五十緡為興茶利其徒創置祠
宇守視墓域惟謹故集賢直學士貢公記之君嘗廷羽流為將
仕君藏醮事感八鶴來下述黃籙儀因著其靈應之實今天師
張公玄教大宗師吳公序之故翰林學士承旨姚文公之使江
東也受君沈靜寡言進退閑雅為製其號曰可心其為一時鉅
公引重如此君之才雖不大見于世觀其所與而其人可知也
同里廣教寺法堂久未建君歸自武昌慨然以營造為已任閱
兩寒暑而堂成用錢以緡計者若干一出于已仍施田百畝以
資他日繕葺之費住持僧德遠以瞿曇氏示現之日為登臺說
法緣向四衆咸會君忽頋其子與宗曰吾事已畢將行矣明日
竟以疾不起聞者皆歎異焉君生于前至元辛未二月十一日
卒于後至元丙子四月九日得年六十有六明年丁丑八月十

日塋新埂將仕君墓之左娶史氏次索氏子男一興宗也歷授
寶闔路織染局使女一嫁故相吳許公之玄孫鍇孫男一女六
其塋也興宗不遠四千里俾以狀來乞銘乃按狀所載序而銘
之銘曰
緊君之先惟漆雕氏受業聖門而不苟仕君于所祖匪襲其迹
仕不擇祿由由自得孰遂其歸年未及謝展也達生委順而化
任而能止沒宜有後刻辭石章式示滋久

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致仕陳君墓誌銘

君諱進字謹之姓陳氏其先自婺之東陽徙台之臨海曾祖諱
夢簡某官祖諱榮某官父諱孚入
國朝以
世祖皇帝由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授禮部郎中副吏部尚書梁

公曾使安南　陛辭賜五品服佩金符以行既至詰其世子陳日燇以不廷之罪且却其重贄辭直而壯日燇震讋稍遣陪臣入貢使還稱

旨拜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

上方欲實之要地而公遽請外歷建德衢台三路總管府治中積階奉直大夫政績之詳具如楚國程文憲公鉅夫所為碑銘母頋氏封臨海縣君待制公歿時君年甫十四執喪如成人弱冠用廕補台州錄事判官台實鄉郡人以其年少頗靳之君延見父老故舊情文備至或干以私輒不復與之接臨事無微不察吏莫敢侮奸民為之斂避乃皆歎服曰勿齋有子矣勿齋待制公自號也秩滿遷將仕郎常州路總管府知事富家史氏築大圩環小民田其中强委錢貨之覬子本相倂而有其田民不肯受則因治田與之鬬毆傷其七人縣吏受賕反欲加以罪民

訟其冤君白郡長貳召吏責之乃釋被誣者而致吏于法民間
租賦許自輸而禁圖結舊制也豪民多冒禁而利其贏餘君申
明之則相率行賄賂假權勢沮撓焉君不為動禁之愈嚴公私
式以為便居二年以母疾棄官歸養民挽留不能止乃樹碑以
送去思凡為碑者五其遺愛在人多矣君既抵階下而母竟以
疾弗起居喪哀毀如不欲生服除猶無意于仕家食者十年調集
慶路江寧縣主簿不赴改慶元路總管府知事慶元為浙東帥
閫治所事至繁劇有自臺端來居帥座者奴視司屬人畏其氣
燄凡所諭指意多曲法以阿之君檢飭吏牘使無間隙可入有
私托則據法以對度不可屈乃為之霽其威嚴郡長貳每事必
資君而後決君于民之冤者直之吏當次補而貧無資者循其
資序而用之或來謝輒弗納曰我奉法耳非有恩于汝也郡學

有沙田在海島石衕山中土豪擅魚蟹之利歲輸賂錢八千兩恒負其半君奉憲府令徹理之取盡其錢以具祭器諸生立石以紀焉所受主租半其斗甬而令民自操槩無他官倍取及左右侵牟之弊莫不負其踈粝而去居四年擢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進階文林郎杭俗素華靡士子習于浮薄君擇宿儒有學行者為之師以作新之省臣書佐多起于閭閻不解文義俾君試驗君從容對曰此輩若知文義當自為士肯傭書耶業已命試取文意不背可也賴君言而獲并容者甚眾居無何俄病渴引飲動一二升閱數月病作瘍醫不能為遂移疾請納祿授承直郎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致仕命下而君不及待矣君卒于至正四年八月五日享年四十有九以九年八月十八日葬所居太平鄉侄嶺之原娶葉氏尚書右丞南陽郡文

簡公李之孫知賀州朝列大夫同之女封恭人子男三人長曰
祖荣書院山長後君四年卒次曰集衢州路龍游縣靈山巡檢
次曰揆左翼屯田萬户府儒學教授女三人長適慶州路石門
書院山長四明袁曮翰林學士侍讀　郡文清公桷之孫次
適將仕郎太常禮儀院太祝蕢城董守緝翰林學士承旨趙國
忠穆公文用之孫次適建寧録事判官同郡儒士肅集賢侍制
仁榮之子孫男三人女若干人君幼聰敏日誦數百言早歲能
屬文中年宦游所至盡接賓客夜考經史記能成其家學君丰
神凝整外剛方而内和易毋謂居官處事求中于理何至過為
深刻耶故其取吏使不可犯而已涖民則思有以便安之善周
人之急而不自表見鮮有知之者待制公有別業君重加繕葺
扁其室曰慎獨而游息其中歲時集宗人排徊竟日以示終身

之慕焉初奎章諸老交薦君擬　奏辟以爲屬而君適有內艱浙東部使者威舉君可居館閣或舉君堪任風憲或又以君應守令之選朝廷既處君于儒臺而時宰又雅知君甚禮重之今天子方妙揀儒臣纂修三史遂以君名剡上翼國董忠肅公守蔚時方總裁史事及爲中執法力薦君廉慎而明達宜署臺職旦夕且向用而君逝矣識與不識咸悼惜之曰近世闒閭子孫率以纖逸墜其家聲君少而孤未壯而仕乃能卓然自立如此千百人中一兩人耳而止是乎君歿五年揆以君婿將黃池稅課副使楊孝原之狀來謁銘載念君與予同時筮仕于台之司縣別後音問皆不相通及予忝預聞學政去官閒一歲而君繼至竟莫能叙契闊語謂君遽先予死衰朽餘齒動增感愴又何忍執筆而銘諸雖然嘗承姻婚容固拒書辭懇懇不知所裁銘

台之陳氏故為望宗揚英振華肇自先公在
世祖時朝多俊彥顯出其間茂膺　上眷錫張
帝業潤色　皇猷探搜螢方敬承　天休功成弗居盤桓
外服黍社于君以有世祿劇書上幕罔憚其勤乃陟儒臺乃柄
斯文人皆望君入對名節發舒素蘊光昭遺烈胡嗇不年而遁
其祀尚克有子图永其垂不以予耄俾專述作鄙言匪映聊慰
冥漠

上海縣主簿吳君墓誌銘

君諱福孫字子善姓吳氏其先有為宋執政者曰正肅公育自
建之浦城徙汴之新鄭南渡初有自汴之新鄭徙武義者曰克
立建君　世矣父東又自婺徙家于杭故今為杭州人母施氏

君生而爽俊稍長強學好修元貞元年用浙西憲使東平徐公
察舉補嘉興路儒學録遷寧國路儒學正江東憲司治寧國涿
郡盧公臨按之暇署其勢分而與之游數以詩篇相倡荅君既
書再考例當序進絶口不自言前代名流及時之雅望若戴先
生率初仇先生仁近胡先生汲仲鄧先生善之咸加愛重莫不
折行輩與之均禮魏國趙文敏公待之尤親密文敏以善書名
天下慕而效之者往往逼真然罕有能若君得其早年楷法之
妙者君兼工于篆籀文敏極稱許之皇慶二年　詔起文敏
入侍講于集賢輓君俱行中朝賢士大夫禮遇甚至君泊然未
嘗有所造請至治二年乃以教官借授湖州路潮陽縣青洋山
巡檢巡邏之地縣長貳久缺君攝縣事獲強盜之傭誅者八人
脫平民被誣為盜若若干人而獲其真盜者若干人廣東憲府

有疑獄多以諉焉未幾移疾而歸至順二年起送集于京師某

月某日

天子坐奎章閣阿榮大學士以其所作小楷書數萬字上進因

得名見巎巎學士方侍書于閣中前奏曰臣濫得能書名如吳

福孫所書雖臣亦有所不及　上頷之命侍臣引金鍾酌酒

以賜將用為閣職有沮之者而止

今上皇帝至元元年調常州路儒學教授君氣岸素高又在師

儒之位不肯為諂曲以事上官竟坐是去改調嘉興路澉浦務

税課大使君承命欣然就職昧不以為歉也晚益務恬退足迹

不涉達官貴人之門日與方外大老玄覽王真人及名公之歸

休弗仕者湖南帥于公有卿道州守徐公叔清翰林次對劉公

時中徜徉湖山間不復以仕祿為意至正六年銓曹考其資歷

當升授將仕佐郎松江府上海縣主簿到官之後歲適大旱有禱立應遂爲豐年理民田爲豪强所據久而不歸者諭止婚姻之訟積數歲不決者他利害有當興除方次第舉行俄奉省檄詣温台兩郡點給鹽場工本七年秋執事于鄉闈撤棘復俾馳傳督閩中稅賦以疾還上海八年正月十三日卒于所居之廨舍享年六十有九以某年某月某日返葬錢塘縣欽賢鄉西漢花塢先塋之西娶唐氏宋朝請大夫天麟之孫女前五年卒合葬焉子男一人肅女一人適宜興岳枋早卒孫男一人繼善君明敏出于天性豪邁不覊談辨絶人娓娓不倦好客之名聞于四方自儒釋老至于岐黄氾勝之書無不讀嗜古彛器法書名畫其書篆施于金石爲尤宜奉贄幣求之者殆無虚日禮部尚書太不花嘗爲扁其所居曰清容軒因自號清容野史所著

有清容軒手鈔若干卷樂善齋集若干卷古文韻選若干卷古
印史一卷藏于家君入仕時年甫十有六至四十有三始被初
命及出佐一縣已六十有七矣閒一歲遂不起士患不遇君可
謂有所遇否乎後來者居上而君遂僅止于斯天乎人乎肅以
狀來謁銘謹據其所述附以平昔所知者序而銘之銘曰
先發而後至進難而退易不汲汲于富貴類依隱以玩世紛紛
而不衰者浩然之氣俯無怍兮仰無愧不贏于躬兮來者之畀

之始就職君謂數之爲術至矣而未始外于理舍理而言數非所以爲訓乃爲諸生校擇先儒性理之說聽者無不服悅棣守之推剝及祭器之敝壞者捐貲倂而新之學廩則擇人以司其出納而一無所問秩滿當主教刑部既上名中書未調而君屬疾臨終戒其子勿爲惡凡弟宜相友愛勿有所爭語不及他家人以藥進君曰毋苦我訊問日早暮家人曰日將中矣遂奄然而逝至正八年某月某日也享年五十有八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娶張氏有子男一人曰日新播州儒學正女一人適余珽再娶周氏有子男一人曰人新女二人長適大都路雜造局照磨吳顯已卒次適汪簡孫男七人女二人君舉止莊重識量淵深自少嶷然有成人之風同里知黃巖州張君與結甚器重之故以女歸焉君平居孝友弱冠綜理家務謹守成法父

没無改于其道父所建義塾祠鄴王于其中始居貴溪者也君欲承先志益買田以共祠事翰林侍講學士揭公記之弟死其孤甫五歲教育之如己子處宗族鄉黨所施恩費禮讓各適其當與人交若淡薄而推誠相與雖久不衰不喜言人過失待人無疾聲厲色驕慢之氣而人自敬莫不推其長者催役之不給者助之紛爭之不決者解之人貧及歲飢則散財發粟以周之有作屋而侵其地者擴其山以葬者竊其林木以為材者皆忍不與較其寛厚如此君之葬也其諸父中為國史院檢閱官適與予同在史局代為日新等奉常德路總管張公熙祖之狀來謁銘予不得辭銘曰

惟數與理未始相離流而為術昧者岐之卓哉倪君不稽于數消長成敗灼知其故物理之微驗諸一身其行其止與時屈信

秋江黃君墓誌銘

君姓黃氏諱一清字清夫徽之休寧人初李韓公以中書平章政事知貢舉某門生禮拜公里第君在焉別去二十有五年而君之子晉踵門泣且言君已沒持黃竹巡檢程君之狀以銘為請按狀君曾大父拱大父振遠並能施惠其里中見謂長者父元珪早卒母吳氏守節自誓內事舅姑外資諸子使為學君亦痛自飭勵期無愧于古人年逾四十始游京師久之無所知名洎李公以舊學相　仁宗賢才彙進而君以母老不忍去母告之曰汝父夙有志四方而今已矣汝其忘之乎君乃幡然復入京師謁李公君古貌長身鬚髯如戟寬衣高冠容止簡率又操吳語左右多目笑之公望見大驚異即下執其手延之上座時

公門下皆名人顯士而君以衣布居其間恒與公亢禮坐客莫出其右隱然名動京師君以秋江自號而李公自號秋谷遺詩君詩有君釣秋江月我耕秋谷雲逃名君笑我伴食我慚君之句朝野傳誦滿口內翰趙文敏公既寫以為圖且謂不宜使清時有遺才力薦之當路諸公以君深于易通陰陽家言欲用為杭州教授君笑曰吾以布衣締交相國榮孰大焉持此足以復吾親矣竟辭歸築山房摘李公詩語為扁名以見志公欣然遺以錢助之宣慰王公奉使江東過君山房因圖其隱居十景以去其為當世所重如此君嘗以母病籲天願減己年益母壽夜夢人語之曰有老嫗來當得藥明日果有老媼來授以吹竈法而無從得簽君往乞諸旁近村民家還遇虎君駭曰我死不足惜如母何虎熟視逡巡而去集賢大學士陳公言是家母為節

墀、子為孝子宜旌表以風四方事下有司署其家及里門皆曰節孝國朝徽人得旌表者自君母子始其後君有母之喪去京師乞銘于閣學虞公以墓張蔡公時當國問士於韓公式以君對且要與俱詣公恨相見之晚即欲薦館閣君以營母葬辭公知不可奪則為詩以送之終喪復至京師遍謝前為銘及哀輓者趙魯公在中書素善君辛欲用之集賢亦舉君為儒學提舉君歎曰吾親在且不仕今尚須祿仕耶遂去入王進山中構精舍將老焉故人完顏君守贑奉觴馬迎致郡齋居歲餘賦思歸辭舟未發適值始生之日飲而歡抵暮疾作旦起奄然而逝至元三年八月九日也享年七十有五贑守為具衣衾買棺以斂而二子從行者奉柩以還卜某年某月某日葬藍田山之原娶張氏前十三年卒子男五人曰俊淮安屯田副提舉亦已卒曰

晉有家學今爲嚴州教授曰銘爲仲氏一鶚授曰勝曰芳女二人長適行金玉總管府知事汪洪次適俞棠孫男五人女三人君性疎曠好客不厭席鄉鄰有忌不喜言人短而常推禍福戒敗之幾闕人爲善其在京師所主皆朝廷重臣每有所諮訪未嘗出以語人所薦士亦不以爲已德累輯元老臺閣名公至于卑官下僚新進之士無不與之交其死也無不悲之某竊慨昔人去就之際出者或未能無累于物處者或專務使影響昧昧不關于人此二者皆過也若夫進不徇人退不絕物如君者蓋鮮矣而某安足以知之姑摭狀所述爲銘之以紓其嗣人之哀思云爾銘曰

士之懷才難得者時逢時之來患莫已知亦既有時又有知已胡有不爲而止于止處非吾介出非吾通自信不疑卒蹈厥中

發揚在上其歆在下銘以昭之用慰來者

養齋蔣君墓誌銘

杭為東南一都會其民率多藝善貨殖市區相屬如鱗決意必有若昔之大隱者寓迹以自混于其閒以予所聞蔣君殆其人乎君既死且葬其子元龍介前進士汴梁臤君以狀來謁銘予雖不及識君而君子所知也銘固不得辭君名景世為杭人蔣氏故宦族而君之先獨弗仕至君遂學為醫然不專以其技自用性蓄善藥為丹劑湯餌以售于人取嵇叔夜養生論所引神農氏語以養齋扁其藥室其製藥也自山澤來致其物者必以色味參諸圖經非其地崖及采暴之時弗苟取也銖分之等揣治爐炙合和之宜必本諸方書小失其度輒弃去弗苟用也言醫者冀得善藥輔其術救病家求藥必之養齋自達官顯士閒

養小夫至于旁州比縣之人無不知求藥于養齋者故其室無留藥日役數十人猶不給或持錢踏其門累日乃得藥不以為慍就之業于藥者千百不啻其取與之嗇也凡學于君者多良醫而食于君者皆良工云蓋世之知君知此君之修于家者世未必盡知之也君平生自奉無輕裘肥馬而于親里交黨之乏絕賙恤之無少靳其拊人以恩而于子弟家僮之微過每對賓客斥責之使知愧以自厲元龍為人恂恂有父風家庭之教也天師太玄子嘗為君書養齋二大字而前太常博士東陽柳君記之以為君、養于內者有其本其言良信此予所以意其必有隱德也君生于宋寶祐三年九月一日卒于今天歷三年四月九日壽七十有六其年六月十六日葬西湖上南山之仙芝塢娶魯氏子男一人元龍也孫男二人女一人銘曰

溪有韓康唐有宋清侍然蔣君卑不近清之利高不近康之名庶幾古之中行者耶

松溪縣丞王君墓誌銘

君諱葳字敬之姓王氏處之麗水人既殁且葬其女孫之婿葉渭以狀來謁銘予之鄙陋固無所辱命焉其來也不憚六百里重岡復嶺之遠躡蹻走風雨中浹旬乃抵予舍下其望予厚矣誼不得辭按狀王氏系出江左今占籍麗水之雲和鄉者或雄於貲或登朝致通顯最為鉅族宋建功郎時中君五世祖也曾大父儀大父珪父光寬俱晦德弗耀君少負雋材善記覽以能賦有聲場屋閒咸淳末名貢書上春官未第而德祐失國君與伯兄挺並用福建宣慰使李公珏薦補官挺為福州路閩清縣尹而君為建寧路松溪縣丞自以不能隨俗俯仰　命下辭

而不赴君性孝友平居無疾聲厲色而治家肅然有條不嗜酒
而好客務盡其歡乃已遇後進之士以禮有所問難輙口占答
之未嘗以肥田廣宅侈于自奉而樂周族姻里黨之急細人之
家無以爲養生送死之具者多賴焉歲凶發粟必下直其越中
之飢流氏相率而至悉以君爲依歸所居旁曰梅柳市當甌越
往来之衝行者苦其地險惡君爲作石路千餘丈人以爲便浮圖
老子之宫有廢不治亦畀以錢使一新之其書巳裕物見于前
進士蔡君現所爲積善堂記部使者分按屬縣聞君風誼咸爲
賦詩或執見而存問焉君晚中末疾逾年稍間已而疾復作子
若孫以藥進却之曰生寄也死歸也吾年既耄可歸矣復閱數
日奄然而逝君生宋寶祐六年八月己丑卒于今至正二年
年戊七月戊戌享年八十有五塟以四年二月丙午塟在其家

北十里天堂之原娶韓氏早卒遂不復娶以𨷂清之仲子邦彥
嗣女二人適潘璟梁祖壽孫男三人勲烈炷女一人壻即桊渭
為邦彥來謁銘者也曾孫男五人女二人始君冠而以敬為字
因以為齋居之名觀君于死生之際瞭然無所惑亂殆有得于
先儒所謂常惺惺法乎是可無愧于名其齋者矣銘曰
士患無時亦既有逢盤桓弗進卒遠其躬利澤在人所施必豐
奚必有位乃為顯融戢戢自持以成其終刻文孔昭表兹堂封

金華黄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臨川危素編次

墓誌銘

江陰吳君墓誌銘

君諱方字季仁姓吳氏世為江陰人七世祖範大觀政和累舉八行皆不起後以慈寧慶壽恩封承務郎入不稱其官而稱之必曰八行先生云嘗出私錢治郡學而授弟子業沒因祠之至今不廢六世祖仲基宣和甲辰進士五世祖閎之紹興壬子進士高祖諱某曾祖諱庠祖諱珏考諱世英並晦弗耀母曹氏有子三人君其季也少受經于鄉先生陸子方而於諸子百氏醫藥卜筮數術之書無所不知作詩尚理致不事雕飾然未始自以為高教其子率能有所成立其奬飾後進雖小善弗遺有

過鄭西吓之亦無少恕里中子有獲罪於其父將逐而去之者
詣君別君諭之曰生育之恩昊天罔極天可逃乎其人大悔還
下拜請歸侍養於是父子如初鄉民有兄弟三人生五子而析
居者已三十年君覩其墟落整比長幼有序語之曰吾觀汝家
雍睦如此曷不萃而為一乎其人感悟曰仁人之言倍之不祥
遂復同居君之啓迪人多此類有盜屢發君所識一日卒然遇
之鄰家子也左右欲聞于官君曰吾不能薰之為善良暴其事
則辱在我耳彼豈樂為盜哉迫於貧耳竟縱遣之後果自媿而
改行其能使人化服又如此君家非甚豐於財而樂振人之窮
居者行者咸有以資之病與藥飢死與棺櫬穀貴則下其直貸
錢而非能償則析其券歲饑有司勸分君自度力不足周一郡
乃發餘粟以食其鄉之人蔡港務官所虧稅錢一千三百緡計

無所出携其女粥於市君聞之惡為代輸逋詩以女僑給使君
北來納州官有受代貧莫能歸者死無地以葬君方自治壽藏
斷其地以畀之此尤為人所稱道者也君自奉儉與菜啗而涼
天性月朔會羅集觴豆甚設雅歌投壺盡歡而止延祐中故人
有知君者薦為處州儒學錄辭不就自號嬾菴居士以六經意
於仕進晚築室于家東南將徙居之俄得風痺疾稍愈而復作
臨終顧其子曰人孰無死古人重於得正而斃吾殆庶幾乎其
毋以侈靡之物歛且毋以緇黃溷吾家法汝等能守其身而不
墜詩禮之傳則吾所望也言訖而逝君生於前至元二十五年
正月二十三日卒於後至元五年正月二十五日享年五十有
二其年三月二十六日葬順化鄉黃山先墓之側娶朱氏子男
八人長惟誠次惟諫為伯父後次惟訓惟誼惟謹惟謨惟詵惟

許女三人長適常州蔣鈸餘在室孫男二人女二人君葬後三年惟誠介越君垚文貫君彥高納謁而言曰先人不幸歿於太故惟誠等護治命速葬未及跣走於先生長者之門以圖不朽懼久且墜逸益重不孝之罪願矜而賜之銘按事狀所述君平生大槩多可書而惟誠之請又勤懇若是不敢以不文爲辭銘曰

賢君之先以八行徵再世文科茂思是承君主武時不餘以祿惟行與文是似是續動人者義澤物者仁詠歌道德爲時逸民有子詵詵幹父用譽載其休聲永　封

溧陽孔君墓誌銘

溧陽孔君既没之明年其孤汝舟汝楫將奉柩以葬前期汝舟俾其子惟中走錢唐以銘來屬按狀君諱學詩字文卿六世祖按自魯徙吳曾大父諳又自吳徙溧陽而占籍焉大父應祥始

務治生產以殖其家父虎秀以謹厚克承先業有子二人君其次也至元乙亥國朝取宋之師至金陵寓公趙特制淮起兵溧陽被執不屈而死君年甫十有六竊自念曰彼大臣子且有位守死固其所蚩蚩之氓安知天命所歸徒取死無益也乃贊其父率衆詣軍門鄉井賴之以完主帥奇之因挾以北上欲薦于大府俾效官使君之父適遣人以物色訪得君所在君慨然曰吾獲為太平民然養其父母幸矣奚以官為懇辭得南還君持身以正家法甚嚴而濟之以恩伯兄蚤世撫其遺孤如己子中分田廬擇其美者授之族姻里黨之窮乏必加周卹而不以為德他可使於鄉鄰者無不致其力大德丁未之饑食其餓者瘞其殍死者天歷己巳荐饑亦如之且傾廩粟以助官府之弗給法當得官有司將上其名于銓曹君謝曰吾以有餘補不足爾

皇籍是榮吾身哉況以入粟而賞官何榮之有識者尤用敬服君素剛介人有過輒面斥責即貴勢無所避故與世多忤有誣陷以不法者乎昔所怨忌又幸昧而力擠之長吏覩君有所請託抑弗為理君曰吾心無媿於天人惡能勝天哉已而卒得直擠之者乃自悔而君無幾微見於辭色第戒其子曰汝輩毋懲所遭而怠於為善亦毋以家之豐而不由於禮惟勤生可以繼其先惟知學可以淑其後至其子能自植立遂悉付以家事日與賓客從容於琴册觴豆壺矢間二子列屋而居號南北宅君往來惟意所適而安焉不以久近為計也君嘗大書性字於座右謂人曰能循性之自然則無入而不自得矣人因稱之曰性齋云君卒以至正元年二月十四日享年八十有二葬以二年某月某日墓在所居里陸上原先塋之次娶教氏前三十有

一年卒子男二人汝舟汝楫也孫男五人惟德惟和惟中惟良
惟愁女四人婿曰蔡翼張濵宗應槐湯業曾孫男八人女五人
玄孫男一人女一人蓋君平生大槩內有所養而不撓於物外
無所慕而不累於名近乎古所謂鄉之善士者可銘也已銘曰
君家于南由　支分歸而求諸遠有異聞見幾者知利物者仁
為而不　匪以資身惟是浩然彌久獨存安常委順訖為全人
亦既有年有子有孫有銘貽之刻在墓門

樂平朱君墓誌銘

至正元年秋予與建德推官李君槃同較文鄉闈南士預薦者
二十有八朱公仙其一也於是公仙之父殁已十有一年葬亦
五年矣又六年而公遷用特恩為吾婺學正奉李君所為狀來
請銘誼不得辭君諱以寔字寔傳號之樂平人始居萬全鄉之

石潭三徙而居永豐鄉之文光族日以大至君愛金山鄉碩德里山水之勝又徙居焉其先有仕南唐者曰兵部尚書鈞譜牒散亡逸其世次大父曰國章生於宋季晦德弗仕父曰君美博學有文而多材能李公庭芝提點江東刑獄奉書幣迎致之將授以官力辭弗就君生十歲日記數千言十二能屬文十四而宋亡遂絕意於仕進至元間有大浮屠領其教門事貴勢熏灼或謂往拜其座下一官可得君曰李公庭芝南朝正人吾父尚不肯出其門下浮屠何爲者耶吾膝不可屈也郡守周侯天驥以書推薦于當路君掉臂弗顧周侯媿謝焉

國朝用科舉取士有司强起君就試一不合輒不復踐場屋蓋其父子之出處如此初君之少也頗務汎覽工文辭聞吳先生中復以石洞之學倡於其鄉與伯兄季弟往從之游盡棄其學

而學焉君之學尤長於易覃思三十年著書曰六十四卦餘義謂伏羲之卦止於八文王拘羑里重為六十四而名之周公困於流言又作卦爻之辭以明之易興於憂患文王周公父子事同故因象而繫以事象非虛設事非空言所謂以身立教也既刻其書而不輕出故時人鮮有知之者他詩文曰偶得集者若干卷雖窮不自聊而言辭和適無所怨懟其自養也厚矣此又君師友源流學問之功可見者也君性孝友每恨居貧無以奉甘旨凡祭享于家展省于丘墓必為之隕涕居家有禮妻子伺其喜怒莫敢犯交朋友處鄉黨以莊敬至教人則下其顏色而誘掖之樽酒從容抵掌談笑人愛之而弗敢狎也晚歲結廬田野間其東北有高山多爽氣方欲納其清華以葆遐齡俄一夕夢其師告之曰明日與子講大學誠意章自今子其脫然矣詰

旦占之不解其夕遂卒至順二年十二月十日也享年六十有九其葬以至元三年十二月某日墓在所居西南若干步君所自卜也娶董氏後兩月　合葬焉子男四人長公進次公達次公迪次即公遷女一人適汪起龍孫男七人女二人予聞之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君父子自信特立不失身於人可謂有所不為矣負其材藝而卒莫能有所必為豈非有志之士所爲歎息痛恨者乎公遷遭値盛時以文學自奮而汲汲焉圖其不朽此孝子仁人之用心也來者詎可忽諸銘曰

範我馳驅大道孔夷人謂其迂拙出他岐猗歟朱君自信不疑睨父之行以潔其歸往而不返匪佚乎私其行其止得易之時惟不有違以卒不施尚克有子乘時奮飛進也以漸不亟不遲後有興者監茲銘詩

祈門李君墓誌銘

君諱與廉字子常姓李氏其先唐宗室廣明之亂避地東南至歙之黄墩兄弟三人析爲三族居祈門孚谿之槃田者曰鴻君始祖也十世祖秀有子六人六子而下兩世合百有二人後益蕃衍遂爲其郷之望君曾祖諱悰祖諱聖任父諱如深因所居以爲號曰盤隱宋末干戈未定之際里人皆賴以安母熊氏君於兄弟五人中最幼熊氏出也生而秀異既長躬行孝悌侍父疾衣不解帶者三年父没四年而母亦歿居二親之喪動必以禮俚俗誕妄不經之說悉屏去之葺先廬以奉其長兄而別爲諸兄築室乃依山結屋而居焉長兄官池之青陽往省其疾越翌日兄卒其長子甫四歲次未晬奉寡嫂扶護其喪以歸次兄繼卒而兩庶兄亦卒爲經紀其家事曾無彼此之間祖墓世遠

多蕪廢率族人訪求而表樹之劃己田若干畝立祠於十世祖墓而刻其諸系昭穆壁間族人有子孫貧乏徙他郡而而人竊賣其墓地者有夫婦俱死子幼而人竊賣其田土者悉為出力盡復其舊外舅姑沒撫其二子至於成人又皆死為立後而葬焉諸姊來寧而沒者則為治喪而育其子嫁其女從夫遠宦而老且病者則迎歸而為其子納俾職奉養夫與子俱亡而無依者生則養之死則葬焉其篤於倫理類如此君與人交無親疎各盡其情然剛直尚氣節臨事果敢歲饑民相率盜取人粟長吏廟房畏憚託故避去君以為稍縱將滋蔓而為亂奮身勇往擒其首惡餘黨皆駭散因所儲以賑其不能自食者人亦以是是稱之所居有澗水出兩山間架石梁其上以便行者暇日則治東園蒔花卉作亭其中而於其外疏泉為池構屋其上日乃與

躬行孝友出乎天性由家而鄉是亦為政隨所設施利興害除
山謳海謠化為詩書觀頤自養屏絕世事蟬蛻溷濁翛然而逝
重泉永閟宿草屢新發其幽光惟　有人雲山蒼蒼遺風故在
貽以茲銘揚芬千載

諸暨陳君墓誌銘

始予為諸暨州判官聞陳君兄弟以尚義稱其鄉君兄用薦者起家教授平陽州以母老辭不赴然樂與一時賢士大夫游而君自蚤年雅志邱壑或勸以仕則應之曰吾學不如古人才不如今人縱有以榮其身寧不媿於心耶由是人莫敢強君方怡然自適不以世故胥其意世亦鮮有能知之者予去官後數歲偶過君所居紫巖之　從其兄出謁予觀君進退有禮聽其言又皆質直無所矯　而於其兄唯諾甚謹竊敬異之別後聲

問闕絕已十年君之壻王仲楊俄以君訃至且求予銘君墓輒
不讓而銘之惟陳氏自宋金華令枋始家于諸曁至君之曾祖
諱某祖諱良仁父諱闕先三世俱不顯母馮氏有子四人君其
也君諱嵩字以高弱冠罹冠難先廬盡毀伯兄元震仲兄元
凱咸没然次　孫則教授君與君同奉母命殫慮畢力掇拾殘
敗之餘銖積寸累再涉寒暑家乃復完割田若山六千餘畝建
義莊義塾聚族人之不能自食者養之其未知學及里中子弟
來學者教之事　朝爲下有司表其居曰義門云君事
母善承候顏色晨羞夕膳必極其甘旨母年六十君與教授君
捐宿逋之錢四萬餘緡願以增母壽母年九十有六而終君哀
毀骨立比免喪酒肉不入於口教授君卒君尤悲不自勝哭之
曰吾同氣惟兄在耳茲　戕而逝自今以往出入將誰告事

可否將誰取裁乎因徙居義塾大治其屋室而益以私田若干
畝凡教授君所欲為而未遂者悉以身仕之毋為子姪言成立
之不易而戒以勿墜先訓至正二年君年七十其年五月二日
不疾而卒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娶姚氏子男三人長嘉言次
嘉績君以伯兄乏嗣俾為之後次嘉善女一人適王仲揚來求
銘者也孫男二人君為人坦易滈朴讀書不務馳騁於文華而
孝友出於天性與人交一以真實人或負之未嘗與較雖晦迹
不仕而行脩於家澤施於人非果於忘情斯世者是可銘也已
銘曰
陳望潁川實惟大姓來家於越由金華令中隱弗耀遠君兄弟
凡棄其官君亦不仕擇義而行嗇己裕物匪樂乎獨以私其佚
有燁大書表于宅里銘昭其藏詒爾孫子

華亭黃君墓誌銘

始予校文鄉闈華亭黃璋首以薦書北上試有司不合而歸益肆其力於學無少懈及予起自退休入直詞林被　旨預聞試事璋以再薦而來竟不偶予能得之於二十年之先而不能不失之於二十年之後方用自媿而璋殊不以欣戚累其意踰予門再拜而言曰吾家上世未有以官業知名於時者璋卝歲就學吾太父暨吾父延名師開導而飭厲之甚至庶幾躋攀分寸為閭里之榮而吾大父已不及待大父沒且葬十年而吾父未有以表于丘隧蓋有望於璋而璋又謭劣不克自振無以復于吾父失今弗圖懼久遂廢缺辱賜之一言俾吾大父沒而不亡吾父亦有以自慰璋雖為明時棄物無憾也予竊矜其志而嘉其言之有禮弗敢拒也序曰君姓黃氏諱允恭字敬翁松江

之華亭縣人自曾祖昌祖原長父文榮逮君皆弗仕君為人謹厚而嚴恪服食不事侈美江南新附之初愚民未洽於教化多相率為盜君年二十餘痛其家焚掠無遺夙夜苦心勞形期復先業絲蓄粒聚家以苟完久益充裕或有急而求假貸必如其請貧不能償則折其券與人交篤於信義或以非理相加忍埶與校性至孝母吳氏年垂百君之年亦踰七十溫凊定省未嘗輒廢遭喪致毀不嫌其過乎哀歲時子孫捧觴為壽必諭以勤儉保家為務元統元年有

詔旌高年耆德之士府以名上于行中書省命縣長吏詣其家表署如式御史安公為大書其里門曰旌德云君結廬先隴之側優游息偃既壽而康出入動作無異少壯時偶感微疾而逮弗起屬纊神識不亂大斂面如生其善自持養可如也君生於宋寶祐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卒

於今至元五年二月十八日享年八十有七以其年三月某日葬于胥浦鄉洳環里父墓西若干步娶許氏子男一人曰鉞璋之父也女一人適許庭芝孫男三人琛本君庶子命為鉞之子珪無錫州新安巡檢璋以天歷二年至正四年兩取鄉薦今用特恩當補官未調女一人曾孫男三人女七人玄孫男二人女一人予聞之歐陽子曰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君積累之業傳于再世以其時考之不為不久矣為善之報果何如哉姑為之銘使刻以俟銘曰

繄君之先未有顯聞積善自躬傳子及孫既菑既播而又肯穫不以無年輟而弗作其種其穫物之不齊日至而熟食之以時惟銘可徵刻此貞石告于後人用勸無斁

秦君墓誌銘

秦氏之先出於魯公伯禽有以公族為大夫者食采於秦以邑為氏漢徙大姓實關中始家于京兆其後有仕宋政間通籍于朝者於君為九世祖建炎初自汴都随蹕南渡因僑居于金陵故君為　集慶路之上元縣人累世丘隴皆在上元之華墅族日蕃衍殆百餘房有兄弟並膺鄉薦者至今兩派子孫猶以大小秦元房為別大父諱世修端平中始出居郡城之報恩坊與其子三人皆晦迹弗仕其仲子諱淮英君之父也君諱士龍字仲翔生於　國朝至元癸巳資質魁偉自幼凝重如成人性仁厚樂易篤孝於親持族姻有恩接賓朋有禮尤倜儻喜賙人之急鄉鄰有假貸弗能償者不責也天歷己巳歲大祲民乏食捐錢五千緡易粟以賑之江淮間有巨商偶與君為市而遺其橐金君拾而藏之以俟日且暮商號泣而來曰家貲盡在是今

一旦失之矣君問為金幾何商以實對君驗其數與所對合即棄而歸之商請以其三之一為報君峻拒而不納識與不識咸稱其長者君平居衣無華飾室無嬖寵貌溫氣和未嘗有疾言遽色至於見義勇為則毅然如烈大夫讀書務明大義教子必延名師躬自執簡相與講說論辨而訓飭焉諸子亦能刻厲而俱有成立君既益不出日以觴詠徜徉於山水花竹間邈然若與世相忘者金陵臺府所推名公大人見君莫不器重之至正辛卯某御史舉茂異又舉遺逸皆不應濟南張公夢臣為中執法過君尤厚君自號雷淵公為大書扁于所居之堂丙戌秋次子德新由行臺書佐從事浙東憲府欲奉安輿以行君不可已丑春因謁先塋於江寧縣鳳臺西鄉慨然謂長子德基曰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我死必葬我於此卜兆云吉手植檜一本識其

處尊以是年五月六日卒於家享年五十有七娶某氏子男二
人德基德新也女三人長適夫次適王元誠幼在室孫男三人
女三人二子遵治命以其年七月八日奉柩即君所卜鳳臺西
鄉之大黃岡湯家山葬焉德新既解秦羌之職歸持服暨從吉
提至浙東會予以老得謝歸臥林藂德新以予友太常博士胡
君助之狀來謁曰先人生无祿仕名不登史冊葬宜有銘以昭
不朽敢以為請予觀宋之中葉遺佚多故士大夫扈蹕而南顯
融於時者固多堙滅無聞者亦不少有如君家一門九世以儒
德自保而其澤流彌久弗衰豈易及哉君際今　聖代諸公
不無望其稍出所蘊以應時須而君雅志恬退訖以布衣終蓋
君之為善雖不必躬食其報而有子能亢其宗方興未艾尚何
憾焉銘曰

泰故宦族由汲而昇世有隱德不居其名居生盛時可仕而止篤書交馳卒不為起既從丘園水清木深我自樂此而有遐心可欲者善孳孳雖夕積之也久發也不亟委祉所及承之有人揚其幽光耀于無垠鳳山之原窈乎玄宅山雲下垂芘此新刻

呂君墓誌銘

君諱權字子美姓呂氏婺之永康人諱埜者於君為曾大父諱茂者於君為大父至元闢管寧鄉邑後輒隱弗任父名汲母朱氏君幼習於禮度以簡靜自持不妄言笑服用無華飾然其立志果銳遇事機發母沒時年甫十三能助父理其家益練達於世故撫弟妹尤雍睦有恩大父深愛之指以語客曰是兒他日必亢吾宗會貢舉法行君慨然思奮扶以自見而雅不欲溺意俗學聞鄉先生許益之講道八華山中負笈往從之游考質玑

覃思或竟夕不寐儕輩推其精勤君娶胡氏有子曰炳發夭因以哀致疾庸醫投藥過差久弗效泰定三年秋疾少閒有司強使就試鄉闈適疾復作而止沈痾荏苒閱十四寒暑浸成羸弱以天歷二年八月辛卯卒於家得年三十有八將終告其父曰生不得盡人子之道死又無後請以弟機之子煊嗣父如其言而命之始君自書其學中之語曰青壁雖萬里白雲只三尋莫知何義至是以其年之脩短驗之若有數然君所為詩文皆不苟而無留稾其父卜以元統元年十一月己酉葬君于義烏嬰林鄉住山之原哀其有用而不試有作而不傳無以慰前人之望自誌其壙累數百言猶以為未足復俾予即其窆石系以刻辭予雖不及識君而辱與其父有雅故知其言良信乃掇取誌所述序而銘之銘曰

受材之美兮逢時之昌良工範我兮游夫康莊嗇不使年兮遐
而莫揚訊之故老兮我夢何祥貽圖在上兮草木承光隕珠墜
泉兮幽幽其藏父老子幼兮天之蒼蒼孰紓其哀兮薦此石章

魏郡夫人偉吾氏墓誌銘

至正元年四月二十日今吏部尚書㮚哲篤公之夫人卒壽四十有一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溧陽州某鄉某山之麓尚書既親志于幽堂其子僎伯僚遜等復以尚書之命徵予銘揭諸封隧用昭示于後人予辱與尚書有同年之雅故不敢以不文為解謹按夫人諱月倫石護篤字順貞系出偉吾氏曾祖諱雍吉脫忽倫由雍吉脫忽倫而上世仕本國祖諱脫烈事

世祖皇帝為功德使以勞績被褒錫甚厚桑葛秉政嫉其能而惡其不附己誣構以罪遂遇害考諱八里麻吉而底資善大夫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帥妣廉氏中書右丞布 迷失海牙之女夫人生而聰慧稍長能知書誦孝經論語女孝經列女傳甚習見前史所記女婦貞烈事必再三復讀而歎慕焉年十七歸于

偰氏偰氏本突厥之貴戚自唐以來世相偉吾氏遂爲其國人
尚書之曾大父曰莊簡公岳璘帖穆爾大父曰忠愍公合刺普
華父曰忠襄公偰文質仕
皇朝咸至大官偉吾氏之國實
古高昌地忠襄以上世嘗居偰輦傑河因以偰爲姓示不忘本
初也其在高昌最爲鉅族而夫人出自名閥以淑德克配君子
事其姑高昌郡太夫人盡孝甘毳溫涼無不曲致其誠處妯娌
雍睦无間言率羣婢治絲枲與凡女工之事必以身先之太夫
人嘗曰新婦孝順吾將就汝終老焉尚書起進士由太常出爲
西臺御史夫人獨留大都天歷之初兩京軍旅並起朝貴多以
疑似獲罪妻子莫能自保關右道阻音問不通夫人日夜號泣
以幼子屬諸保姆曰脫有不虞汝等各圖生全以撫育孤兒吾
惟以一死報所天耳尋挈家而南及尚書遷南臺御史夫人侍

太夫人居高郵俱病疾夫人力疾躬視粥藥太夫人竟不起夫人晨夕號慟聲徹閫外春秋脩其時事哀慕如初喪尚書出僉廣東憲司事彈劾無所避忤大臣意解印綬徑去與夫人至江東時患寇方買地於溧陽州永成鄉沙溪之上奉忠愍而下六喪以昭穆序葬竣事舉酒以祝曰新婦佐吾究生事葬祭孝敬不怠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如新婦吾宗尚有賴焉未幾夫人屬疾不脫茵席者五年日訓其子曰吾鞠育汝等良不易吾病久且死汝曹務強學力行兄弟和睦毋聽婦言毋蓄私財吾見恃才驕傲取敗者甚多汝等能以為戒吾瞑目無憾矣繼而忠襄即世夫人起治喪事如未病時由是病增劇親黨來候問猶以溫言慰之叩以遺命笑而不答臨終精爽不亂奄然而逝夫人初以尚書貴封樂安縣君進封南昌郡君今進封魏郡夫人生

男十八長卽偰伯僚遜　御位下速古而　登至正五年進士第今正端本堂正字次偰理台國學生今為豐足倉使次偰帖該鄉貢進士今為翰林國史院譯史次偰德其今上皇帝潛邸速古而　次偰吉思次偰弼次偰　皆國學生餘早夭女三人魁宣許嫁康咬咬平章政事大師恒陽文正王從曾孫也餘亦夭孫男四人長壽延壽海壽山壽女三人尚幼

銘曰

姻聯之盛詩詠碩人婦功婦德莫得而聞夫人之先為國近臣于歸有家顯顯相門從夫而貴正位小君匪矜其儀翟茀朱幩英華外發黃裳之文音容未遠聲猷具存孰揚其名子孫振振授予彤管寫茲蒼珉

潁川郡太君江氏墓誌銘

故贈中順大夫同僉通政院事騎都尉追封潁川郡伯陳公
祈之夫人江氏諱愛其先燕之宦族夫人年十七歸陳氏陳氏
世居溫之永嘉通政府君之曾祖贈秘書卿永嘉郡安惠公諱
景彥曾祖妣永嘉郡夫人王氏祖贈集賢學士永嘉郡郡恭僖公
諱春祖妣永嘉郡夫人楊氏考贈大司徒溫國康順公諱自中
妣溫國太夫人楊氏溫公之兄宜中為宋丞相悼宗社之淪覆
棄官浮海去而溫公以大都督府行軍司馬屯分水關亦執節
以死五子存者三人長即通政府君次曰莘次曰葭皆育于外
家發之韹溪楊氏江南臣附楊氏以三子歸于京師葭先卒莘
寢長思事
成宗
武宗

仁宗三朝爲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宣政使故通政府君先三
世以司徒貴顯被貤贈通政府君未及仕而遽卒夫人所生子
曰受穆柯蚤以門功入備宿衛受知
今天子由奉直大夫大都留守司判官遷朝列大夫副留守乃
用著令追命通政府君以今官階勳爵而夫人從封潁川郡太
君夫人幼秀慧善女工能誦孝經論語孟子而知其大義事通
政府君甚恭謹居喪無違禮撫孤慈而嚴每謂陳氏故宰相
家不宜令子弟廢學至粥簪珥延師以教之治家有法内外無
閒言平居刻意於梵典日誦法華金剛諸經寡居後以塵世自
誓因斷髮爲比丘尼事聞 宫掖賜名淨行俾祝釐於内祠歲
給衣粮及侍從者五人至正八年冬十一月微感微疾九年夏
五月疾亟遂以其月二十五日終于京師安富坊之寓舍壽

十有三子男一人即受穆柯女一人曰娟亦為北圡尼居禁

司徒有子曰達幼孤夫人鞠之如己子至是同受穆柯奉柩至

南　以十年春二月某日合葬于蘭溪某鄉某原通政府君之

初夫人屬疾　朝廷宣醫診視相繼於道於其葬也

上命賜賻楮幣五千緡　中宮所賜半之前葬受穆柯使達以

狀来曰維吾母生有淑德克配君子遭家多難而能曲全婦道

陳氏之不墜其宗者吾母實有力焉不可無以昭示于後嗣幸

序而銘諸滔不敢辭謹掇狀所述為之銘曰

猗歟夫人來嬪相門温國之子司徒維弟乃於其閒不有膴仕

九原莫作舟移於壑藐茲遺孤其將焉託夫人守義斷髮自誓

保之育之俾承先志適覩其成克有列位假　疏榮夫人是膺

翟茀以朝日侍内廷弗居其有委命真埀順寂而逝不留不處

衷動中宸訃聞當宁卹典所加優蕃錫予哀輓南還葬從夫君銘以貽之刻于貞珉

宜人賀氏墓誌銘

故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杜公之配曰賀氏以恩封宜人有子曰凱為察院書吏因就養於金陵至正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卒于寓舍年七十有二凱等奉柩葬于城西仍自京里啓御史公之殯合窆焉爰以書及新安唐君之狀來謁於予曰凱忝承先人之遺祉獲從事於臺府休沐之日吾母必切切以先人平昔貞白之操加　厲凱之無所肖似而不至大缺失者吾母伸先人之教所致也今吾母已矣不可無以垂示後嗣昇之銘按狀賀氏冀寧之榆次人先世俱晦迹弗耀貴人生有淑德稍長能誦四書年二十父母擇所宜與得御史公而歸焉

御史公諱贇字文美與賀氏之家居同里少孤能自植立負材
氣而篤於學以節義自期見稱諸公間其教授於鄉學者多負
笈而至宜人主中饋尊賢禮下舉中其度而不過乎儉每以不
逮事舅姑為憾歲時 御史公脩其祀事惟謹御史公之伯父
伯母俱在堂宜人奉之甚至處娣姒以和諸姑友弟而貧不能
嫁則脫簪珥發筐篚以與之無所靳宗黨有困乏必厚其周䘏
里中婚姻失時者數家資其助尤多其孝弟慈天性然也御史
公用集賢大學士郭公御史中丞冀公薦名為翰林國史院編
修官會京師大疫猶子某證危甚家人懼傳染莫敢近宜人曰
死生有命詎忍坐視其斃耶乃躬治粥藥調護之賴以安御
史尋入為掾中臺歷燕南河北山南江北兩道憲司經歷遂拜
御史之命宜人之族有來謁者輒止之曰杜君以文學起家以

康介取如王公大人勿以我故損其名夫名猶水也覆則不可
收矣牽先尉為人服其有識御史公在官歲餘終于位宜人
號屢絶不數日髮盡白挈居去鄉井遠雖食貧而教其子不廢
旨至于成人初宜人歸御史公未幾因宴集得金釵於座隅遺
編詣所親問誰所遺毋黨王氏方疑其侍婢棰之幾死釵出婢
乃免家童執燭誤爇紙帳諸子怒曰明當撻汝宜人亟呼來前
撫而諭之使去曰奴輩愚騃不即撻竟夕恐怖必生他故其慮
事之遠如此宜人方無恙時凱忽語人曰夜夢地震而寔傾坤
道母象也兆見於夢奈何既而宜人果遘疾凱忘食廢寢衣不
解帶幾兩月疾竟不可為臨終戒諸子謹守先訓而勉諸孫以
力學且令居喪勿用俗禮言畢而逝子男四人長矩周廳入仕
令為某官次倫婺鳳州儒學正前卒次即凱由江東福建浙東

三憲司書吏升居察院次愚汀州路寧化縣北安砦巡檢女三人皆早卒孫男七人女三人唐君之言曰世有賢如御史公而不得宜人之賢以娩其德者十百也以御史公爲父宜人爲母而不得如凱之賢子以趾其美者千萬也于是用考其三從而得其可銘者而銘之銘曰

内言不出孰得而稱觀夫所從善乃可名惟時令淑相其夫子恪共寡虔正直是履教誨爾子不替其承乃纂其緒乃鴻其聲作爲銘詩用垂貞則表于丘墳貽示罔極

宜人陳氏墓誌銘

太常博士東陽胡先生之夫人陳氏同邑甘泉鄉太平里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世業儒母徐氏夫人生三十有七年歸故氏以先生貴封宜人年七十有六以至正六年正月四日卒

子瑜卜以九年十二月某日奉柩葬其鄉之嚴善原前葬以狀來謁銘瑜之言曰

國朝之取宋也其將相大臣擁度宗二子由蕪入閩大軍追之多所殺戮羣盜乘時竊發吾邑被禍尤酷外祖扶老攜幼避匿山谷間吾母時甫六歲飲食起居未嘗斯須去左右外祖二女長陷於兵惟吾母在側尤所鍾愛必欲擇名士與之未及如其志而外祖外祖母相繼淪謝吾母悉出所儲奩具以治喪親黨莫不稱其孝吾父之前夫人生一女而沒未有適嗣聞吾母賢乃聘為繼室越二年而瑜生吾父以儒學起家入通朝籍在外之日多家務皆吾母綜理之吾父所以得遂其宦遊而無後顧之憂也吾母視瑜兄璋如己出未嘗以適庶為閒及吾父將以貲產付瑜兄弟輒請中分之人以為難瑜幼多疾吾母撫育備

至須其長而教之聞瑜知親師取友則喜見顏色吾父久留京師亟為瑜授室瑜初得一女以未有子為憂及瑜構新居于邑中以奉吾母而瑜連得三子喜不自勝吾母貌豐厚而志恬靜不妄言笑自少見外祖母勤於女工習之不怠瑜閒嘗進而言曰家幸粗給饘粥有妾媵以任縫紉何自苦為吾母曰不然女工猶士之為學不可以貧富少老為異苟不自力何以率下乎吾母幼通書晚好佛者之說置像設而事之甚謹卒之前三日適當歲旦姻戚來致賀笑語終日及屬疾呼侍婢秉燭起坐索湯啜之兒姊輩亟往候視迎醫甫及門則已逝矣時瑜適往省吾父聞訃南奔抵家已五閱月攀號靡及忍不即死以圖不朽惟子其念之潛與太常先生學同志居同里又備員史館為同僚託斯文之雅故五十年猶一日其能恝然乎先生名助字覆

信別號古愚父諱某宋迪功郎今贈承事郎秘書監秘書郎先生兩為儒學教授兩入翰林國史院為編修官遂以承事郎太常博士致仕年踰七袠耳聰目明壽考未艾子男二人琛居長而瑜為適瑜用蔭入官今為某官女一人適陳標孫男女合十三人琛三子曰應文應元應申二女瑜三子曰朋壽端壽奕壽五女序而銘之于以紓先生之懷且勉瑜凡弟使益謹其承以申罔極之報也銘曰

吁嗟夫人葛覃之勤殷靁之義鳴鳩之均克謹所從宜享其報荷天之寵于光有耀播諸銘章慰其夫君亦勗其子逮其仍昆

危母歐陽氏墓誌銘

金溪危府君之夫人歐陽氏也為廬陵名族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皆弗仕母趙氏宋室女夫人夙閑庭闈之訓能自謹飭年

二十有四歸危氏府君諱安素清貧夫人躬井臼未嘗離室之
事佐之持其家三十年如一日内外無間言府君寢疾夫人治
粥藥達旦不寐府君既不起夫人居喪舉必中禮盡鬻其衣服
以共葬祭撫育其孤子昇至於成立外家世蓄瘍醫良方夫人
悉取以授之藝成俾出遊四方以廣見聞而昇不忍去膝下夫
人察其情乃與之俱至京師昇稍出其術效驗如神隱然名動
公卿間有奇疾必以禮延致之因資以具甘旨夫人居而安焉
每謂昇曰古語有云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聖人善之汝其
守以爲戒臨財慎毋苟得由是昇之所赴無貧富貴賤必盡其
心重紀至元之四年八月癸酉夫人忽告昇曰我將逝矣汝切
以我故亟歸尋複徧詣鄰家及親戚之在京師者言當永訣後
二日乙亥沐浴更衣而化得壽六十有六昇哀毁過情遵遺命

留京師垂近三年御史有知昇者列薦于太醫院較藝中式而以名聞被　旨補承應太醫歲時　幸羣臣扈從未嘗不在其間八年　詔復其家九年六月壬子入見于　慈仁殿復被　旨升御診太醫祿足以豐其養而夫人不及待矣昇將奉柩還金溪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前期以狀來謁銘始予識昇於瀫水之陽觀其作止雍容恂恂雅飭意其必好脩之士而寓迹於醫及考狀所述乃知皆夫人之敎也是宜銘夫人有子男一人即昇女四人長適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次適洪某艾某傅某孫男一人克開女一人銘曰

于嗟夫人遠從其子敎之誨之俾有祿仕如種既穫如炊既熟委而弗食悲纏風木返柩故山崇崇丘墓庶承茂恩用表封樹

吳母趙氏墓誌銘

金華吳君元圭之配夫人趙氏宋宗室女於奉悼王爲九世孫曾祖時中將作監祖若蘭知徽州婺源縣丞父嗣問未及仕而卒夫人少孤鞠於伯父年二十歸吳君吳君之家故爲著姓族大以蕃即所居地望號靈岳吳氏至元間江南甫定盜賊竊發不時吳君因挈家入依城郭賴夫人佐之以勤儉家日益裕內外屬於慶吊之事有不能舉者多取給焉吳君之在疾也夫人共養營救有過人之行宗黨爲之稱歎不已吳君先夫人十有八年卒諸孤尚幼夫人躬率之治地于惠日鄉石塘以葬凡喪祭無違禮其後諸孤由夫人教咸至於成人婚嫁之事既畢夫人自謂可以少佚其老而天不假以年泰定二年某月某日以疾卒得壽六十有四子男三人曰大同曰天祺曰師夔天驥嘗爲慶元路儒學錄尤好學而有文女五人壻曰某孫男若干人

女若干人大同等以至順三年十一月甲申奉柩葬于鄧岳先墓之次距吳墓三十里所前期天驥以書來請銘天驥與予結交文字間為最久不得辭也銘曰

貴胄而無驕婺居而有守是為吳氏子之賢母安茲吉壤永芘裕後永爾木固銘也不朽

外姑李氏墓誌銘

至治二年春二月外姑夫人李氏寢疾革溍屬以職事走鄞江上法不得為私親去其月乙丑夫人疾竟不起外舅王公自東陽以訃至鄞溍既為位哭且使致奠已外舅復以書來曰吾將以十有一月丙申改葬我顯祖考贈處節度書記府君夫人黃氏我顯考文林府君夫人張氏于縣北甘泉鄉我叔祖湖南轉運使煥章府君墓東南之原篤而以吾婦祔焉若能為我銘其

下槨之石猶泚執紼也嗚呼夫人諱某字某姓李氏世為婺之東陽人宋吏部尚書大同之從曾孫女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父諱某母諱某夫人幼聰慧能知文史非直善翦製纏結事年二十歸王氏外舅用燠章府君蔭補將仕郎而家門戶方貴盛夫人自處卑約承姑以侈靡驕縱有所缺虧逮德祐内附外舅既失世祿行省版授處州路麗水縣主簿復避不就家日益落夫人身治細微絲蓄粒聚以畢婚嫁白首宴婗無異處貴盛時臨終

不廢櫛沐夷然而逝享年七十有二子男二人曰武曰復女五人婿曰黄瀋李瀞何湑呂瀚何潤孫男二人曰坦曰墳滑不斂無能褒叙令淑受命書辭聊以抒哀思云爾嗚呼銘曰

猗歟夫人承貞則秉心初終用無斁泰吾不豐約不嗇曰婦之吉恒其德適爾祖姑返玄宅勒銘方珉詔罔極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九